



意外之喜

□张海华 文/摄



天台铁线莲

古语云：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”这样的事，最近还真让我碰到了。简言之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：我原本到四明山里寻找一种在宁波很稀有的小鸟，但没有找到，后来无意中拍到了一种罕见的美丽野花。当然，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，下面且听我细细说来。

寻“小鸟隐士”不遇

6月中旬，在宁波工作的外国鸟友山姆(Sam)在奉化溪口镇里村的四明山里拍到了丽星鹑鹑(liáo mēi)。这消息让我大吃一惊，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鸟，甚至没想到它在宁波也有分布。原先，我只知道，在浙江省内，丽星鹑鹑在丽水地区有稳定分布。随后了解到，丽星鹑鹑倒不是初次在宁波被拍到，它是去年的宁波鸟类新分布记录——有鸟友在象山拍到了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丽星鹑鹑是本地十分罕见的一种小鸟。这是一种微小的鸟，体长才10厘米左右，约为麻雀的2/3那么大。它的长相并不起眼：全身以深褐色为主，有不少白色斑点，尾羽很短，乍一看很像鹪鹩(jiāo liáo)。丽星鹑鹑喜欢栖息在溪流、沟谷附近的幽暗森林的底层，故难以被观察到。因此，不少鸟友将其称为“神秘隐士”。不过，它的鸣叫声很有特色：“滴、滴、滴……”音调较高，有点像在发电报，也有点像铃声，因此很容易识别。那天，山姆就是听到丽星鹑鹑那响亮的鸣叫声后才发现它们的(有两只)。

我在得知信息后的次日一早即到里村找鸟，沿着古道向上慢慢走，特别注意倾听附近的鸟叫声，看有没有那种独特的“发电报声”。然而，一路走来，汗流浹背，听到了黑鹇、白头鹇、大山雀、红头长尾山雀、红嘴蓝鹇、白额燕尾等很多鸟的鸣叫声，但就是没有那急促尖锐的“滴滴”声。

但我没有死心，继续往前寻找，有幸在海拔近700米处拍到了珍稀的短尾鹑雀(在浙江范围内，2008年由我第一个在宁波拍到这种鸟，因此成了当年的浙江鸟类新分布记录)，我以前从未在6月份见过这种鸟。我和其他鸟友都推测短尾鹑雀是垂直迁徙的，夏季会到高山上去度夏、繁殖。这次的遇见，或许也算是为这个推测增加了一个佐证。

不过，一直找到中午，我还是没有发现丽星鹑鹑。这个结果并不令我意外，因为拍鸟很多时候就靠运气，故没拍到实属正常。于是我决定放弃找鸟，索性到附近走走，拍野花或昆虫。



幽暗森林中的天台铁线莲

发现神秘铁线莲

天气很热，我在里村著名的三叠瀑下面休息了一会儿，但见一道白练从高处轰然而下，水雾如霏，四散飞扬，凉意暗生。瀑布下面的溪流两侧，很多萱草正在盛开，它们那状如喇叭的橙红色的硕大花朵十分艳丽，引人注目。不过，由于我以前拍过多次，因此也就没有多拍，而是继续往瀑布上游的深山中走去。不久，偶尔抬头往树丛里一看，心里顿时一惊：三朵微微带紫的白色大花，平展如莲，正在幽暗的枝叶间盛开。毛叶铁线莲，莫非是毛叶铁线莲？我暗暗心喜。

毛叶铁线莲是浙江特有的多年生藤本植物，常被花友们简称为“毛叶铁”，其模式标本产于宁波天童，宁波属于主产区。“毛叶铁”的茎上以单叶对生为主，叶子背面有很多细小的毛，故得名“毛叶”；开花时正所谓“藤似铁线，花开如莲”，观赏性极强，是很多世界著名园艺铁线莲的重要亲本之一，有“藤本皇后”之美誉。以前我曾两次拍过毛叶铁线莲，都是在北仑的高山上。我知道在四明山里也是有这种植物分布的，但原先从未见过。我走到一个较高的位置，尽量能以平视的角度用长焦镜头拍摄。几只食蚜蝇在花上面忙碌，寻找花蜜来吃，而仔细观察才看到，在花的萼片(是的，“毛叶铁”那5-6枚白色“花瓣”实际上并不是花瓣，而是萼片)下面，还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杀戮正在进行：一只躲在花下的蜘蛛捕到了比它个头大得多的螽斯，正在享受美餐。

当时，我就注意到，眼前的“毛叶铁”似乎与前两次见过的有点不同：它并非是单叶对生，而是三出复叶(即3枚小叶长在一个叶柄上)；至于叶子背后有没有毛，由于我的手够不到缠绕在树丛深处的植株，照片也拍得不真切，故不能确认。

于是，我又往前走，由于没带干粮，饿了就摘路边野生的中华猕猴桃吃，其口感酸脆，好在并不涩。往山里越走越深，又在山路旁的林子里发现不少“毛叶铁”，它们那远看为白色的巨大花朵，在暗黑的密林中是如此显眼，一看就觉得与众不同。有的植株就在身边，故可以用广角镜头仔细拍摄。我不仅拍花，还拍叶子；不仅拍叶子的正面，还拍叶子的反面，还要用手摸摸叶子的质感。观察得越仔细，我心中的疑惑就越多：它们不像是“毛叶铁”啊！

揭开野花身份之谜

我的疑惑来自于以下三方面。首先，“毛叶铁”通常是单叶对生，较少三出复叶；但这里的“毛叶铁”却恰相反，即以三出复叶居多，单叶对生反而少。其次，我以前在北仑高山上见到的“毛叶铁”那可真的是“毛叶”，叶子背后全是白色绒毛，而这里的植株的叶子却光滑无毛。最后，这里的“毛叶铁”的花近乎白色，只有很淡的蓝紫色，也和以前所见不同。

但是，按照最新出齐的五卷本权威巨著《宁波植物图鉴》，书中收录的宁波有产的大花型铁线莲(铁线莲属的植物在宁波有很多种，但通常都开较小的花朵)只有两种：毛叶铁线莲与大花威灵仙(也叫大花铁线莲)。如果眼前的花不是“毛叶铁”，难道是大花威灵仙？但这种可能马上被排除了，因为，我虽然没有拍到过大花威灵仙，但我知道它的花朵雪白，中央有深紫色乃至近黑色的花蕊，辨识度很高。而我在四明山里见到的铁线莲的花蕊特征显然更像是“毛叶铁”，即为紫红色。

回家后，我专门与小山老师探讨了上述疑惑。他也觉得奇怪，不过他说，根据他在不同地方所见，毛叶铁线莲的有些性状确实不稳定，可能跟具体的生长环境有关。因此，我在四明山上拍的“毛叶铁”的特征不典型，也属正常。我也认同这个说法，为此还专门写了篇《三访“毛叶铁”》发在“甬上”App的“红人堂”栏目中。

之后，我把这篇文章转发到宁波的一个植物爱好者微信群，谁知有位花友马上向我指出：我在四明山上拍到的开白花的铁线莲并不是“毛叶铁”，而是更稀有的天台铁线莲！这让我大吃一惊，马上去查权威资料，但我看到，也属于浙江特有的天台铁线莲产于天台、临海、乐清、磐安四地，产地并不包括宁波。但那位花友说，他跟踪观察天台铁线莲已有多多年，完全可以确认这种被列为《浙江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(第一批)》的濒危植物在宁波也有分布——无论是天台山还是四明山都有。同时，他发上来很多他在宁波拍的天台铁线莲照片，它们的特征确实与我最近拍的一样。

那时，我心里其实已经相信那位花友的判断了，但为了小心起见，我还是专门就此向宁波的植物专家李修鹏老师请教。李老师首先告诉我，陈征海老师(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)此前已经在四明山植物调查时发现了天台铁线莲，只不过未及将此发现收录于《宁波植物图鉴》。然后，他又仔细查阅新编的《浙江植物志》，将我拍的疑似天台铁线莲的照片与植物志上的记载多角度比对，最后李老师也认为，我在四明山里拍到的正是天台铁线莲。

没有拍到目标鸟种，却拍到了一种属于宁波植物新记录的珍稀野花，这难道不是天大的意外之喜吗？



天台铁线莲的花很大